

# 卷二十三

書名 藝文類聚一百卷  
 嘉靖中天水胡纘宗刊本  
 撰者 唐 歐陽詢 撰  
 卷 卷二十三  
 內容分類 子 類書 彙考 唐五代  
 索書號 子部 類書 2  
 編號 C5912500

藝文類聚卷第一

唐太子率更令弘文館學士歐陽詢撰

大部上 天 日 月 星 雲 風

天

闕易曰 哉乾元萬物資始乃統天雲行雨施品物流形大明終始六位

時成時 六龍以御天乾道變化各正性命 又曰立天之道曰陰與陽

又曰天 健 尚書曰乃命羲和欽若昊天 又曰皇天震怒命我文考

肅將天 禮記曰天地之道博也厚也高也明也悠也久也日月星辰

繫焉 論語曰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 老子曰天得

一以 春秋繁露曰天有十端天地陰陽水土金木火人凡十端天亦

喜怒 春樂之心與人相副以類合之天人一也 爾雅曰穹蒼蒼天

也春 夏為昊天秋為旻天冬為上天 春秋元命苞曰天不足西

北 故天周九八十一萬里 渾天儀曰天如雞子天大地小

天 地各乘氣而立載水而浮天轉如車轂之運 黃帝素問曰

彩色首頁1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 編號: C5912500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所藏漢籍善本文影像資料庫 索書號: 子部 類書 2  
 漢籍善本文影像資料庫文本藝文類聚一百卷 嘉靖中天水胡纘宗刊本  
 版權所有: 東京大學 東洋文化研究所  
 使用上的注意事項





藝文類聚卷第二十三

人部七 鑒誠

鑒誠

書曰兢兢業業一日二日萬幾 易曰君子終日乾乾夕惕若厲 又曰  
天道惡盈而福謙 尚書曰帝曰來禹降水儆予成允成功克勤于邦克  
儉于家不自滿假惟汝賢汝惟不矜天下莫與汝爭能汝惟不代天下莫  
與汝爭功 又曰無稽之言勿聽弗詢之謀勿庸 又曰玩人喪德玩物  
喪志不作無益害有益功乃成不貴異物賤用物民乃足犬馬非其土性  
不畜珍禽竒獸不育于國不寶遠物則遠人格所寶惟賢則邇人安不矜  
細行終累大德爲山九仞功虧一簣 又曰功崇惟志業廣惟勤位不期  
驕祿不期侈 又曰作德心逸日休作僞心勞日拙居寵思危 又曰戒  
慎無虞罔失法度 又曰戒之用休董之用威 毛詩曰惴惴小心如臨  
于谷 又曰殷鑒不遠在夏后之世 左傳曰晉既勝楚范宣子立於戎  
馬之前曰君幼諸臣不佞何以及此天命不于常有德之謂也 又曰禍



福無門惟人所召 又曰臧孫云季孫之愛我疾疹也孟孫之惡我藥石也美疹不如惡石孟孫死吾亡無日矣 禮記曰好田好女者亡其國 孝經曰在上不驕高而不危所以長守貴也 論語曰君子有三戒少之時戒之在色及其壯也戒之在鬪及其老也戒之在得 又曰如有周公之才之美使驕且吝其餘不足觀也 太公金匱曰武王問師尚父曰五帝之戒可得聞乎師尚父曰舜之居民上矜矜如履薄冰禹之居民上慄慄如恐不滿湯之居民上翼翼乎懼不敢息 又曰吾聞道自微而生禍自微而成 家語曰孔子去周而老子送之曰凡當世之士聰明深察而死者好議人者也博辯宏大而危者好發人之惡者也孔子曰敬奉教又曰舟非水不行水入舟沒民非君不治民犯上則君危故君子不可不嚴也 又曰顏回謂子路曰力猛於德而得其死者鮮矣子慎諸 又曰以富貴而下人何人不與富貴而敬愛何人不親發言不逆可謂知言矣 又曰曾子曰狎甚則簡莊甚則不親是故君子之狎足以交其勸莊足以成禮而已矣 韓詩外傳曰昔者禹以夏王桀以夏亡湯以殷王紂以殷

亡故無常安之國宣治之民得賢則昌不肖則亡夫明鏡所以照形也往古所以知今也鄙語曰不知為吏視已成事前車覆後車誡 又曰曾子曰君子有三言可實而佩也一曰無內疏而外親二曰身不善而怨他人三曰患已至而後呼天 戰國策曰昔儀狄作酒而美進之於禹禹飲而甘之遂疏儀狄絕旨酒曰後世必有以酒亡其國者 管子曰齊恒公與管仲鮑叔牙甯戚四人飲公曰何不為寡人壽鮑叔牙奉杯而起曰使公無忘在莒管仲無忘其束縛在魯 甯戚無忘飯牛車下公避席再拜 鬻子曰昔周公使康叔守殷戒之曰無煞不辜寧失有罪亦有無罪而見誅無有有功而不賞慎之 晏子曰君子居必擇鄰遊必就士可以避患也 又曰其文好者身必剝其角美者身見煞甘泉必竭直木必伐 又曰夫爵益高者意益下官益大者心益小祿益厚者施益博 又曰人之將疾必先不甘梁肉之味國之將亡必先惡忠臣之語 孫卿子曰孔子對魯哀公曰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則載舟水則覆舟君以此思危則不危焉 又曰得師者王得疑者霸自為謀莫已若者亡 又曰伯禽將歸於



魯周公謂伯禽曰君子力如牛不與牛爭力走如馬不與馬爭走智如士不與士爭智我文王之子武王之弟成王之叔父吾於天下亦不賤也常握髮吐食以接天下之士矣 韓子曰西門豹性急佩韋以自緩董安于心緩佩帶以自急故能以有餘補不足以長續短之謂明主 淮南子曰天下有至貴而非勢位也有至富而非金玉也有至壽而非千歲愿怨反性則貴矣適情知足則富矣明死生之分則壽矣 說苑曰魏武侯浮西河中流謂吳起曰美哉河山之固此魏國之寶也對曰在德不在險昔夏桀之君左河濟右太華伊闕在其南羊腸在其北不循仁政湯放之武侯曰善 又曰有身貴而驕人者民去之位高而擅權者君惡之祿厚而不知足者患處之 新序曰齊王聘田巴先生而將問政焉對曰政在正身正身之本在於群臣王召臣臣改制鬻飾問於妾奚若妾愛臣諛臣曰佞臣臨淄水而觀然後自知醜惡也今齊之臣諛王者衆王能臨淄水見己之惡過而自改斯齊國治矣 漢書曰楊惲失官居家治產業起室宅孫會宗戒之曰爲大臣廢退當闔門惶恐爲可憐之意不當通賓客有稱譽

也 東觀漢記曰馮勤遷司徒是時三公多見罪退上欲見令以善自矜乃因讒見令以善之曰朱浮上不忠於君下凌轢同列竟以中傷人臣放逐遭誅雖追加賞賜不足以償不訾之身忠臣孝子之覽照前世以爲鏡誠能盡忠於國事君無二則辭賞光乎當世功名列於不朽可不勉哉 又曰樊宏爲人謙慎常戒其子曰富貴盈溢未有能終者天道惡滿而好謙前世貴戚皆明戒也保身全已豈不樂哉 又曰班超爲都護以任尚代超尚謂超曰君在外國三十餘年而小人猥承君後宜有以誨之超曰塞外吏士本非孝子順孫皆以過罪徒補邊而蠻夷懷鳥獸之心難禁易敗今君性嚴急水清無大魚察政不及得下和宜陽爲簡易寬小過撻大綱而已 後漢傳毅迪志詩曰咨爾庶士迨時斯勗日月逾邁豈云旋復於穆我祖顯于殷國二迹阿衡克光其則咨予小子穢陋靡逮懼我世烈於茲以墜於戲君子無恒自逸徂年如流豈暇日 魏陳王曹植矯志詩曰芝桂雖芳難以餌魚尸位素食難以成居磁石引鐵於金不連大朝舉士愚不聞焉 又矯志詩曰抱壁塗乞無爲貴寶履仁遭福無爲貴



道駕離遠害不羞卑棲靈虬避難不耻汗泥都蔗雖甘杖之必折巧言雖  
美用之必滅濟濟唐朝萬邦作乎逢蒙雖巧必得良弓賢主雖智亦待英  
雄螳螂見歎齊士輕戰越王執娃國以死獻道遠知驥世偽知賢覆之壽  
之順天之矩澤如凱風惠如時雨口爲禁門舌爲發機門機之聞楛矢不  
追 魏繁欽遠成勸戒詩曰肅將王事集此揚土凡我同盟既文既武郁  
郁桓桓有規有矩務在和光同塵共垢各竟其心爲國蕃輔閭閻行非  
法不語可否相濟則云補 又雜詩曰世俗有險易時運有盛衰老氏  
和其光遠環貴可懷 魏應璩雜詩曰細微可不慎隄潰自蟻隙膝理早  
從事安復勞鍼石哲人規未形 愚夫闇明白曲突不見賓樵爛爲上客思  
願獻良規江海儻不逆狂言雖寡善猶有如雞跣雞跣食不已齊王爲肥  
澤 晉張華勵志詩曰仁道不遐德轉如羽求焉斯至衆鮮克舉復禮終  
朝天下歸仁若金受礪若泥在鈞進德修慧暉光日新 晉潘安仁家風  
詩曰縮髮縮髮髮亦鬢止日祗 日祗敬亦慎止靡尊靡有受之父母鳴鶴  
匪和析薪弗荷隱憂孔疚我宜 靡構義方既訓家道穎穎豈敢荒寧一

三省 晉嵇紹贈石季倫詩曰人生稟五常中和爲至德嗜欲雖不同成  
生所不識仁者安其身不爲外物感事故誠多端未若酒之賦內以損性  
命煩辭傷軌則屢飲致疲怠清和自否塞陽堅敗楚軍長夜傾宗國詩書  
著明戒量體節飲食遠希彭 躬壽虛心處冲默茹芝味醴泉何爲昏酒色  
魏文帝戒盈賦序曰避者東閣延賓高會酒酣樂作悵然懷盈滿之  
戒乃作斯賦惟應龍之將舉飛雲降而下征資物類之相感信貫徹之通  
靈何今日之延賓君子紛其集庭信臨高而增懼獨處滿而懷愁願群士  
之箴規博納我以良謀 吳楊泉贊善賦曰伊善惡之所施乃禍福之爲  
階行德安而保身忘爲害而自危故先民之有作執温恭而不虧云顏冉  
之遭命怪禍福之參老夫二賢之履道歷千載而見知身旣沒而名存厥  
復戚乎何爲夫死生之有命非神明之所規故積善之家厥福惟昌積惡  
之門必有餘殃是以趙武好善厥胤以長三郟好勝厥身以亡古人從善  
如不及去惡如探湯何福德而難值而禍惡之易當 晉戴逵申三復  
贊曰嗜好深則天機淺名利集則純白離如此故識鑒逾昏驕淫彌太心



與慎垂則理與險會然後役智以御險履險以逃害故陰陽寇其內人力  
攻其外陰陽結則金石爲之消人事至則雖智不足賴若然者雖翠幄華  
堂焉得而康之列鼎重味焉得而嘗之周庚信周公伯禽贊曰伯禽居  
魯鳴玉來朝周公問政治國風謠北山有梓南山有橋禮容雖備俯仰無  
驕梁武帝凡百箴曰凡百衆庶爾其聽之事無大小先當熟思思之  
不熟致成反覆其心不定不可施令是曰亂常是曰敗政弗止辱身亦喪  
厥命勿恃爾尊驕慢淫昏勿謂爾貴長夜荒醉日不恒中月盈則虧履邪  
念正居安思危莫言爾賤而不受命君子小人本無定性莫言人微而以  
自輕水清照淨表直影端近取諸身無假遠觀猗歟哲人勿謂斯難  
晉潘岳兩階銅人訓曰言之有臧託平多士言之不臧絕之由已無曰莫  
傳宣于四海無曰莫聞響振萬里樞機之發榮辱之徵怨豈在大纖介是  
興漢東方朔誠子曰明者處世莫尚於中優哉游哉與道相從首陽  
爲拙柳惠爲工飽食安步以仕代農依隱玩世詭時不逢是故才盡者身  
危好名者得華有群者累生孤貴者失和遺餘者不墮自盡者無多聖人

之道一龍一蛇形見神藏與物變化隨時之宜無有常家後漢鄭玄戒  
子曰宿業襄落仍有失誤年入此歲而七十矣於禮可傳家事今我告爾  
以老將閑居以安性覃思以終業非拜國君之命問族親憂患展敬墳墓  
春秋觀省野物胡常扶杖出門乎家事大小汝一承之求爲君子之道鑽  
研勿替敬順威儀以近有德顯譽成於僚友德行立於已志可不深念耶  
後漢高義方清誠曰天長而地久人生則不然又不養以福祿全其壽年  
飲酒病我性思慮害我神美色伐我命利慾亂我真神明無聊賴愁毒於  
衆煩中年棄我逝忽若風過山形氣各分離一往不復還上士愍其痛抗  
志凌雲煙條蕩穢累飄邈任自然退修清以淨存吾玄中玄澄心剪思  
慮奉清不受塵恍惚中有物希微無形端智慮赫赫盡谷神綿綿存魏  
王肅家誠曰夫酒所以行禮養性命歡樂也過則爲患不可不慎是故賓  
主百拜終日飲酒而不得醉先王所以備酒禍也凡爲主人飲客使有酒  
色而已無使至醉若爲人所強必退席長跪稱父誠以辭之敬仲辭君而  
況於人乎爲客又不得唱造酒史也若爲人所屬下坐行酒隨其多少犯



令行罰示有酒而已無使多也禍變之興常於此作所宜深慎 魏王昶  
家誠曰夫立功者有二難功就而身不退一難也退而不靜務伐其功二  
難也且懷祿之士耽寵之臣苟患失之何所不至若樂毅帥弱燕之衆東  
破強齊收七十餘城其功盛矣知難而退保身全名張良杖劍建策光濟  
大漢辭三萬戶封學養性之道棄人間之事卒無咎悔何二賢綽綽有餘  
裕哉治家亦有患焉積而不能散則有鄙吝之累積而好奢則離驕上之  
罪大者破家小者辱身此二患也 魏荀爽女誠曰詩云泉源在左淇水  
在右女子有行遠父母兄弟明當許嫁配適君子竭節從理昏定晨省夜  
卧早起和顏悅色事如依恃正身潔行稱為順婦以崇螽斯百葉之祉婚  
姻九族云胡不喜聖人制禮以隔陰陽七歲之男王母不抱七歲之女王  
父不持親非父母不與同車親非兄弟不與同筵非禮不動非義不行是  
故宋伯姬遭火不下堂知必為災傳母不來遂成於灰春秋書之以為高  
也 魏程曉女典篇曰丈夫百行以功補過婦人四教以備為成婦德闢  
則仁義廢矣婦言虧則辭令慢矣婦工簡則織紵荒矣是以禮有功宮家

室之教詩有牖下蘋藻之莫然後家道諧允儀表則見於內若夫麗色妖  
容高才美辭貌足傾城言以亂國此乃蘭形棘心玉曜凡質在邦必危在  
家必亡 晉嵇康家誠曰人無志非人也但君子用心有所准行當量其  
善者擬議而後動君心之所之則口與心誓守死無二耻躬不逮期於必  
濟若心疲體懈或牽於外物或累於內欲不堪近患不忍小情則議於去  
就議於去就則二心交爭二心交爭則向所以見役之情勝矣或有中道  
而廢或有未成而敗以之中則不固以之攻則怯弱與之誓則多違與之  
謀則善泄臨樂則肆情處逸則極意故雖榮華熠熠無結秀之勤終年之  
勤無一日之功斯君子所以歎息也若夫申胥之長吟夷叔之全潔展季  
之執信蘇武之守節可謂固矣故以無心守之安而體之若自然也乃是  
守志盛者也 吳姚信誠子曰古人行善者非名之務非人之為心自甘  
之以為已度喻易不虧終始如一進合神契退同人道故神明祐之衆人  
尊之而聲名自顯榮祿自至其勢然也又有內折外同吐實懷詐見賢則  
暫自新獨居則縱所欲聞譽則驚自飾見尤則棄善端凡失名位恒多怨



人而害善怨一人則衆人疾之害一善則衆人怨之雖欲陷人而進已不可得也祇所以自毀耳顧真偽不可掩褒貶不可妄舍僞從實遺已察人可以通矣舍已就人去否適泰可以弘矣貴賤無常唯人所速苟善則足夫之子可至土公苟不善則王公之子反爲比庶可不勉哉 吳陸景誠  
盈曰富貴天下之至榮位勢人情之所趨然古之智士或山藏林竄忽而不慕或功成身退逝若脫屣者何哉蓋居高畏其危處滿懼其盈富貴榮勢本非禍始而多以凶終者持之失德守之背道道德喪而身隨之矣是以留侯范蠡蘇秦如遺叔敖蕭何不宅美地此皆知盛衰之分識倚伏之機故身全名著與福始卒自此以來重臣貴戚隆盛之族莫不罹患構禍鮮以善終大者破家小者滅身唯金張子弟世履忠篤故保貴持寵柅鍾昆嗣 蜀諸葛亮誠子曰夫君子之行靜以脩身儉以養德非澹泊無以明志非寧靜無以致遠夫學須靜也才須學也非學無以廣才非志無以成學惰慢則不能勵精險躁則不能治性年與時馳意與歲去遂成枯落悲歎窮慮將復何及 晉李克起居誠曰溫良恭儉仲尼所以爲貴小心

翼翼文王所以稱美聖德周達無名斯亦聖中之目也中人而有斯行則亦聖人之一隅矣而未俗謂守慎爲拘羗退慎爲怯弱不遜以爲勇無禮以爲達異乎吾所聞也 宋顏延之庭誥曰若能服溫厚而知穿弊之苦周明之德也厭滋旨而識空曠之急仁恕之功也豈與夫比髮膚於草石方手足於飛走者同其意哉罰慎其濫惠誠其偏罰濫則無以爲罰惠偏則不如無惠嫌或疑心誠亦難分動容竊鈇束裝盜金又何足論也是以前王作典明慎議獄而僭濫易意火含煙而煙妨火桂懷蠹而蠹殘桂然火勝則煙滅蠹壯則桂折故性明者欲簡嗜繁者氣昏與善人居如入芝蘭之室久而不知其芳與之化矣與不善人居如入鮑魚之肆久而不知其臭與之變矣唯夫金貞玉粹者乃能處而不汙其身耳故曰丹可滅而不能使無赤石可毀而不能使無堅苟丹石之性必慎浸染之由 銘  
後漢崔瑗座右銘曰無道人之短無說己之長施人慎勿念受施慎勿忘俗譽不足慕唯仁爲紀綱隱身而後動謗議庸何傷無使名過實守愚聖所臧柔弱生之徒老氏誠剛強在涅貴不緇暖曖內含光硜硜鄙夫介悠



悠故難量慎言節飲食知足勝不祥行之苟有恒久久自芬芳 魏下蘭  
 座右銘曰重階連棟必濁汝真金寶滿室將亂汝神厚味來殃艷色危身  
 求高反墜務厚更貧閉情塞欲老氏所珍周廟之銘仲尼是遵審慎汝口  
 戒無失人從容順時和光同塵無謂冥漠人不汝聞無謂幽冥處獨若群  
 不為福先不與禍鄰守玄執素無亂大倫常若臨深終始惟純 漢劉  
 向誠子書曰汝有厚德蒙恩甚厚將何以振董生有云弔者在門賀者在  
 閭言有憂則恐懼敬事敬事則必有善功而福至也又曰賀者在門弔者  
 在閭言受福則驕奢驕奢則禍至故弔隨而來齊頃公之始藉霸者之餘  
 威輕侮諸侯虧跋蹇之容故被鞍之禍遁服而亡所謂賀者在門弔者在  
 閭也兵敗師破人皆弔之恐懼自新百姓愛之諸侯皆歸其所奪邑所謂  
 弔者在門賀者在閭 後漢張奐誠 兄子書曰汝曹薄祐早失貧父財單  
 藝盡今適喘息聞仲社輕傲耆老侮 狎同年極口恣意當崇長幼以禮自  
 持間燉煌有人來同聲相道皆稱叔時寬仁聞之喜而且悲喜叔時得美  
 稱悲汝得惡論經言孔於鄉黨恂恂如也恂恂者恭謙之貌也 難知且

自以汝資父為師汝父寧輕鄉里耶年少多失改之為貴遠伯五年五十  
 見四十九年非但能改之不可不思吾言不自克責反云張甲謗我李乙  
 怨我我無是過爾亦已矣 後漢司馬徽誠子書曰聞汝克役室如懸磬  
 何以自辨論德則吾薄說居則吾貧勿以薄而志不壯貧而行不高也  
 後漢馬援誠兄子書曰吾欲汝曹聞人過失如聞父母之名耳可得聞而  
 口不可得言也好論議人長短妄是非正法此吾所大惡也寧死不願聞  
 子孫有此行也汝曹知吾惡之甚矣所以復言者施衿結襜申父母之誠  
 欲使汝曹不忘之耳龍伯高敦厚 周慎口無擇言謙約節儉公正有威吾  
 愛之重之願汝曹效之杜季良豪 俠好義憂人之憂樂人之樂清濁無所  
 失父喪致客數郡畢至吾愛之重 之不願汝曹效之也効伯高不得猶為  
 謹勅之士所謂刻鵠不成尚類鶩者也効季良不得陷為天下輕薄子所  
 謂畫虎不成反類狗也 後漢崔 駰與竇憲書曰駟聞交淺而言深者愚  
 也在賤而望貴者惑也未信而納 忠者謗也皆所不宜而或蹈之者思効  
 其區區憤盈而不能已也竊見足 下體淳淑之姿躬高明之量意美志厲



有尚賢之風駟幸得克下館序後陳是以竭其拳拳敢進一言傳曰生而富者驕生而貴者傲生富貴而能不驕傲者未之有也魏王脩誠子書曰自汝行之後恨恨不樂何者我實老矣所恃汝等也皆不在目前意違也人之居世忽去便過日月可愛也故禹不愛尺璧而愛寸陰時過不可還若年大不可少也欲汝早之不必讀書并學作人欲令見舉動之宜觀高人遠節志在善人左右不可不慎善否之要在此際也行止與人務在饒之言思乃出行詳乃動皆用情實道理違斯敗矣父欲令子善唯不能煞身其餘無惜也晉羊祜誠子書曰吾少受先君之教能言之年便召以典文年九歲便誨以詩書然尚猶無鄉人之稱無清異之名今之職位謬恩之加耳非吾力所能致也吾不如先君遠矣汝等復不如吾諮度弘偉恐汝兄弟未之能也奇異獨達察汝等將無分也恭爲德首慎爲行基願汝等言則忠信行則篤敬無口許人以財無傳不經之語聞聽毀譽之語聞人之過耳可得受口不得言思而後動若言行無信身受大謗自入刑論豈復惜汝耻及祖考思乃父言慕乃父教各諷誦之晉殷褒書

曰大道也者易尋而難窮易知而難行也故京房之徒考步吉凶之變而不能自見其禍更爲姚平所誡此道之難知也省爾之才不及於房而吾之言過於平矣昔正考父三命滋恭晏平仲久而敬之曾頹之徒有若無實若虛也況爾析薪之智欲彈射世俗身爲謗先怨禍並集使吾懷朝夕之憂爲范武子所嘆亦非汝之美也若朝益暮習先人後已恂恂如也則吾聞音而識其曲食旨而知其甘永終吾餘年矣復何恨哉古人有言思不出其位爾其念之爾其念之宋陶潛誠子書曰少來好書偶愛閑靜開卷有得便欣然忘食見樹木交蔭時鳥變聲亦復歡爾有喜嘗言五六月中北窓下卧遇涼風暫至自謂是犧皇上人汝等雖不同生當思四海皆兄弟之義鮑叔敬仲分財無恡情歸生伍舉班荆道舊遂能以敗爲成因喪立功他人尚爾况共父之人哉梁簡文帝誠當陽公書曰汝年時尚幼所闕者學可久可大其唯學歟所以孔丘言吾嘗終日不食終夜不寢以思無益不如學也若使牆面而立沐猴而冠吾所不取立身之道與文章異立身先須謹重文章且須放蕩梁孝元帝與學生書曰吾聞斷



玉爲器諭乎知道惟山出泉譬乎從學是以執射執御雖聖猶然爲弓爲箕不無以矣抑又聞曰漢人流麥晉人聚螢安有披冊讀書不覺風雨以至朗月章奏不知燭火爲微所以然者良有以夫可久可大莫過乎學求之於已道在則尊 梁徐勉與大息山松書曰家世清廉故常居貧素至於產業之事所未嘗言中年聊於東田欲穿池種樹少寄情賞又以郊際闢曠終可爲宅儻獲懸車致仕實欲歌笑於斯經營歷年粗已成立桃李茂密桐竹成陰滕陌交通渠畎相屬茅樓迥榭頗有臨眺之美孤岑叢薄不無糾紛之興雖云人外城闔密邇凡爲人長殊復不易當使中外諧緝人無間言先物後已然後可貴老生云後其身而身先若能爾者更招巨利汝當勉勗見賢思齊不宜忽略以棄日也非徒棄日乃是棄身身名美惡豈不大哉 梁范縝與王僕射書曰君侯匡輔聖朝中夏無虞既盡美矣又盡善矣唐堯非不隆也門有謗木虞舜非不盛也庭懸諫鼓周公之才也樂聞譏諫故明君賢宰不憚諤諤之言布衣窮賤之人咸得獻其狂瞽先王所以有而勿亡得而勿失功傳不朽名至今者用此道也 **論** 魏

王粲安身論曰蓋崇德莫盛乎安身安身莫大乎存政存政莫重乎無私無私莫深乎寡欲是以君子安其身而後動易其心而後語定其交而後行然則動者吉凶之端也語者榮辱之主也求者利病之幾也行者安危之決也故君子不妄動也必適於道不徒語也必經於理不苟求也必造於義不虛行也必由於正夫然用能免或擊之凶厚自天之祐故身不安則殆言不順則悖交不審則惑行不篤則危四者存乎中則患憂接乎外矣憂患之接必生於自私而興於有欲自私者不能成其私有欲者不能濟其欲理之至也 晉袁宏去伐論曰夫君者必量才任以授官參善惡以毀譽課功過以賞罰者也苟伐其善必忘其惡於是怨責之情必存乎心希望之氣必形乎色此矜伐之士自賢之人所以爲薄而先王甚惡之者也君子則不然勞而不伐施而不德致恭以存其位下人不隱其功處不避汗官不辭卑唯懼不任唯患弗能故力有餘而智不屈遠咎悔而行成名立也